

打不平檄

2020-11-12 聯合報 / 馬凱 (作者為經濟評論者)

人世間的大不平，莫過於少數人富可敵國，日進斗金，肆意揮霍，而眾多貧者三餐不繼，或每日為稻粱謀仍難以安生；富人華廈連雲，出入豪車；而貧者則蝸居斗室，舉步維艱；富貴人家挾其萬貫家財，庇佑子孫扶搖直上，代代榮華富貴；而貧戶子弟則身無長物，有志難伸，永世難以翻身。



「人生而平等」，是美國獨立宣言開宗明義的主張，被認為最有恆久影響力的一句話。但今日的美國，卻早已廁身於最不平國家之列。四十年前，台灣曾名列全球所得分配最平均的榜首；如今同樣不堪回首。環顧全球，亦少見例外。

究竟誰為為之？敦令致之？天地不仁，人生而有賢愚不肖，本是無可如何之事。但倘若人人有民胞物與、人飢己飢之心，願慷慨扶貧濟弱，不一味巧取豪奪，謀財聚斂；上天不公也不致造成多大禍害。然而當人謀不臧，不平乃與日俱增。

罪孽最深重的，不是旁人，正是一手索取民脂民膏，一手掌握公共資源的政治人物；他們本應為萬民謀福，為生民立命，為人間除不平；反而甘為富人作俵，用盡心思幫有錢有勢者爭取更大利益。人世間的不

平，他們正是罪魁禍首。但自詡清高，在象牙塔中高談闊論的經濟學家，卻大聲疾呼為謀財聚斂者搖旗吶喊，蒙起雙眼坐視黑心市場蹂躪善良百姓，絞盡心思為黑心商人賺取暴利。他們又豈能因無知、遮掩而脫卸其責！

萬眾仰望，將身家、性命、未來都寄於其上的政府，何以如此倒行逆施？關鍵在於民主政治的兩個致命缺陷，其一是，號稱人民做主，但透過多數決達成任何協議，都不能避免一個弔詭的陷阱，那就是人數愈多的一方，愈難達成共識。因為交易成本隨人數而超比例上升，參與者到數百人以上，協議的成本即十分高昂；不僅曠日廢時，而且成功機率極低。而公共事務動輒攸關數十萬的人的利害，因而站在另一方的少數人反倒輕易即同心一意穩居上風。當多數利害攸關的決策卻圖利少數人，又如何避免不平日甚？

第二個缺陷正隨之而來。既然多數人不能成事，只好將治理國家的工作交付給有幸當選的執政者；而代表民意負責監督的，則是另一群贏得選舉的代議士。這裡面又潛藏著兩個問題。首先，人人皆知，選舉所費不貲，為了造勢、宣傳，甚至塑造形象、引導風向乃至於蠱惑大眾、扭曲視聽，耗費可達天文數字。爭取富人撐腰，在所難免。

其次，不論代人民操持政務，或是代人民監督施政，其間都存在無數利害攸關的決定。既是多數人受制於交易成本有力難施，這又成為少數富人上下其手的空間。當整個國家的重大事務多向富人偏斜，人世間的不平又如何消滅？

於是，不平之病，已入膏肓，還有救嗎？儘管無比艱難，只要全力以赴，仍有起死回生的機會；而且，主要的救藥，正好握在經濟學家手裡。經過二百多年思辨陶冶的經濟學，解析利害攸關的重大課題，本為其職志，也發展出許多可用的工具。如果他們真正關心民瘼，願意傾力打不平，即可殫精竭慮將每一項公共政策之下偏斜於富人、有害於大眾的弊病和盤托出，努力說服大眾克服交易成本的障礙做出正確的選擇；更進一步設計出各種可以有效抑富扶貧、幫助貧戶子弟力爭上游的政策，不平就會在這個社會一點一點地扭轉。當然，經濟學家必須首先找出本身的盲點、認清經濟學的瑕疵，絕不再為虎作倀。

人世間的大不平，富人華廈連雲，出入豪車；而貧者則蝸居斗室。圖為印度孟買平房區和大廈群，彷彿兩個世界。圖／取自 BBC

